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胡雪巖外傳 第四回 乘興踏月訪佳人 把酒對花談故事

卻說魏實甫自入胡府之後，尹芝便自起身回京。這裡芝園裡面，早大興土木，起造假山。除魏實甫而外，又添了馮凝、程馬藿、蔡蓉莊三位清客，將四洞分列嘉名，一曰滴翠，一曰顰黛，一曰皺青，一曰懸碧，各自監造一處。魏實甫當日雖說得容易，到底哪裡五十天工夫趕得起來？

再加這位胡大先生的心思是極活絡的，才造好了一處，便請人去賞鑒。但有人說一個不字，立刻鳩工拆去，再行改造，定要窮奇極巧，無可批摘的地步，方才算了。那些工人遭跌死壓死的，也不知有了多少。幸虧這位大先生有錢，一個個的都替他們好好成殮，並安給他的父母妻子，因此那些工匠也多肯盡心竭力的造做。等造完備，自非一日之功，且暫時按下。

卻說魏實甫自那日進了胡府，由來兩月有餘，也沒得空閒回去一趟。衣服鋪蓋都是在胡府中新置起來的，手頭也攪了好些錢，場面便很像起來了。這日散工之後，沒甚大事，便邀著蔡蓉莊和馮凝、程馬藿三人，出府來閒逛。

其時已經天晚，四人互相計議道：「天已晚了，也沒甚去處，咱們不如蕩到慶餘堂去坐坐，看怎麼樣？」魏實甫道：「慶餘堂是什麼去處？」程馬藿笑道：「虧你在府裡蹲了這幾十個早晚！」蔡蓉莊道：「也不怪他不知道，只怕連馮凝兄也不十分知道這府裡的底細呢！」馮凝低聲道：「是，我正要問你呢！」

聽說老東是討了一位什麼螺螄太太，才陡然間好起來的。有的講，說他兩個，一個是青龍，一個是白虎，湊攏來所以發的。

可有這事沒有？」程馬藿接著笑道：「這些他知道什麼，我卻明白的很！若要問我時，須得好好的請我一個吃局，我才講給你們聽。」蔡蓉莊道：「果然我也欲要問問這些故事。既如此，咱們去慶餘堂什麼，不如到吳美兒家去玩玩，便喊他去攪點子好酒菜，替他潤喉怎樣？」於是大家說好，便四人同行。

出元寶街，迤邐轉東，到了一個僻靜的所在。看是一片空地，盡處小小的一個朝北牆門，上面畫著一個八卦。兩扇金漆的避竊門卻是掩著，門楣上標「吳公館」三字。魏實甫低道：

「咦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程馬藿笑道：「你莫管著，進去便知道了。」說著，便把那門輕輕的叩了兩下。

聽裡面問了聲道：「佷（哈）？」程馬藿應了聲：「我。」

便聽呀的那兩扇門開了一扇。卻是一個極可意的小女孩子，看見程馬藿，便嫣然的笑道：「喔唷，倪當是佷（哈）人，落是程大少。」又回頭見蓉莊道：「唷，蔡大少搭馮大少才來裡一淘。」

」說著，把一雙水波的媚眼向魏實甫身上轉了一遍，便嗤的一笑道：「進裡向坐嘎。」於是手扯著程馬藿，先向裡面走去。

魏實甫等跟著進來，看是一所小三間廳屋，雖不華麗，卻也收拾得精緻。轉入廳後，向東一座秋葉門。進去，是一所小小書室，也有迴廊抱山、好花扶月的景致。簾子裡現出一點燈痕。那女孩子便喚道：「阿姐，程大少來哉！」簾子卷處，見一人掌只羊角風燈，撲向窗外來看。遠望不清楚。及至向迴廊繞到窗口，魏實甫定睛一看，不禁吃了一驚。你道那人是什麼樣一個人？只見：

春山凝黛，秋水含青；眉似蹙而籠煙，眼欲笑而凝睇。雙肩削玉，著輕羅尚怯秋風，那堪憑汝；小口綻紅，喚小玉似聞春燕，況是呼郎。比飛燕之輕盈，等玉環之肥瘦。若使五雲樓上住，分明一個畫中人。

那魏實甫看著，只見他見了程馬藿，便含情一笑道：「難得！」

一徑勿曾來哉，今朝佷（哈）格風吹得來個嚇？」程馬藿笑著，也學他蘇州口音道：「故兩日未西北風噲。」說著，已一齊走入房內。美兒因見魏實甫是生客，不便向程馬藿撒嬌，但暗暗怒之以目。卻被蔡蓉莊看見，因道：「哎，美阿姐，你也不要去看他了。此刻我替你請了他來，並且來借你的地方來講故事的，你也好聽個新聞。快，還不把酒來請我。」美兒哼了聲道：「要講故事，俚自家格故事倒多得野味，像前夜頭格注事體，阿要講出來撥勒大家聽聽。」說著，一手靠在妝台上，一眼直望向程馬藿臉上，去看他臉色。程馬藿果然紅了臉，苦苦的央告，叫他不說。美兒也便一笑罷了，才轉身向魏實甫問了個姓（好），又笑談一會。

卻見方才那個女孩子進來，向美兒耳語幾句。美兒點點頭。

那女孩子出去，美兒又喚他轉來道：「荔枝，耐轉來。」魏實甫到此，方知道他喚做荔枝。見他轉來，美兒又向他耳語了幾句。荔枝點首出去。馮凝笑道：「這又什麼鬼鬼？的了。你只管自己交代買菜去，回來我不愛吃，可又不是白費了心不見情。」

」美兒笑笑不理，順手去理鬢髮，猛記起道：「坎坎耐來浪說佷（哈）格故事，倪倒要問聲耐看，耐來浪胡省庵屋裡向，阿曉得俚有個姨太太姓吳格來浪？」馮凝笑道：「姓吳個是有格，伊為仔搭格程大少要好勿過，故歇一徑往來裡外勢哉。」

」美兒因向程馬藿道：「阿真有概事？」程馬藿笑道：「耐阿要聽俚瞎三話四！」美兒因知道馮凝是取笑的，自己因噴了馮凝一眼，隨又向程馬藿道：「當真阿有一位姓吳格來浪？」程馬藿點首道：「有格。」因向馮凝道：「你問的那位螺螄太太就是了。」

」馮凝未應，美兒皺著眉兒問道：「佷（哈）個羅四太太？阿是吃格螺螄呀？」程馬藿道：「蠻准。」美兒笑道：「阿要好笑，佷（哈）落要起第個名氏格口虐？」程馬藿笑笑，因道：「素概我搭耐來說明白子罷。」

正說著，適值荔枝送上酒菜來，請用夜膳。荔枝先斟一杯，剛待送與魏實甫去，程馬藿便且不說，笑著先從荔枝手裡擎的杯子來呷口酒。卻被美兒用手把他肩頭一拍道：「說口虐！」程馬藿把頭一撞，荔枝不曾留意，一脫手，把個粉窯的一隻小酒杯子，滴溜溜地向程馬藿懷裡滾下地去，一時便哄然大笑起來。不知那酒杯破也不破？